



金粉世家

①

张恨水
经典作品集

张恨水
著

金粉世家

①中

张恨水
经典作品集

张恨水
著

目 录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1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12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	22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	32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	43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冢妇	莺嗔燕咤娇妾屈家翁	54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悵卜婚期	66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	76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	88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	100
第四十七回	屡数奇珍量珠羨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	112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	123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	133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目驰骋	143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	153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	164
第五十三回	永夜涌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	174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	185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	196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	207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	218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拼命	严父嗤豚犬忿欲分居	228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	239
第六十回	渴慕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	249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堪疑	260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	270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	282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谈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	293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	304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	315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归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忭悦玉树双辉	326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	337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	347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	358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	369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	379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嘲白发蔗境分甘	390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同寿断句写哀思	401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

这晚人间天上，一宿情形，按下不表。却说次日清晨，清秋便醒了。这房间的窗户，偏向东南，一轮初出的红日，拥上山头，窗户正照得通亮耀目。她就对墙上挂的大镜，用小牙梳，把一头蓬松的乌丝理了一理，一个人正对了镜子出神。燕西在床上一翻身，睁眼看见清秋在理晨妆。便笑道：“你为什么起来得这样早？”清秋道：“我是非在自己的床子，就睡不着觉。”燕西道：“反正是今天进城，忙什么？难道还会像昨天一样不成？又关在城外。”清秋微笑道：“这倒是你一句实话，别反着说了。”清秋说话时，正弯着胳膊，绕到脖子后去理发。燕西看见她这雪藕似的胳膊，便笑道：“清秋，我想起一首诗来了。念给你听听，好不好？”清秋笑道：“我很愿意领教。”燕西一面起床，这里一面念道：

一弯藕臂玉无瑕，略晕微红映浅纱，
不耐并头窗下看，昨宵新退守宫砂。

清秋红了脸，说道：“呸！这是哪里的下流作品？轻薄之极！大概是你胡诌的。”燕西笑道：“你这是抬举我了。我的诗，是六月天学的，有些臭味。别人可以瞒过，你还什么不知道吗？”清秋道：“既然如此，你是哪里找来的这样一首诗？”燕西道：“我只记得是什么杂志上

看到的，因为很是香艳，就把它记下来了。”清秋道：“据我舅舅说，你的诗有些进步了，这诗大概是你诒的。我非罚你不可。”燕西道：“要罚我吗？怎样的罚法呢？”清秋笑道：“不罚你别的什么，依然罚你作一首诗。”燕西道：“这个处分不轻。别的什么我都可以对付。作诗我实在不行。作了不好，罚上加罚，那怎么办呢？”清秋道：“到了那个时候再说。但是作得好，也许有些奖励。”燕西笑道：“命令难违，我就拼命地作一首罢。”他说这话之后，洗脸喝茶，闹了半天，口里总是不住地哼着诗。后来笑道：“有了，我念给你听罢：昨夜好梦不荒唐，风月真堪老此乡。……”清秋手上正拿着手绢，便将手绢对着燕西连拂了几拂。口里连说道：“嘿！嘿！不要往下念了。反正狗口里长不出象牙来。下面你不念，我也知道了。”燕西道：“要我作是你，不要我作也是你。你又不出个题目，糊里糊涂的，叫我何从说起？”清秋笑道：“这样说，你倒是有理。本来要罚你，但是因为你这诗作得典则一点，的确有些进步，我就将功折罪，饶恕了你罢。”燕西道：“念两句诗，你就将功折罪，若是四句全念出来，岂不是大大地要赏一下吗？”清秋笑道：“赏是要赏你，不过赏你二十六板就是了。”两个人说笑着，茶房进来说，汽车已开回来了。于是燕西开发了旅馆费，和清秋坐车进城。燕西在路上，对于汽车夫并没有加以申斥，也没有另说别的什么话。

进城之后，先送清秋回去，然后自己才回家。一进门，只见凤举板着面孔，从二门出来。燕西倒吓了一跳，以为老大是发他的气。凤举见了燕西，便问道：“我要坐车，你回来得正好。”燕西道：“你坐去罢，车子还没有开进来呢。”他因凤举也没有说什么，自回上房。刚刚走不了几步，凤举又追来道：“老七！老七！我有话吩咐你。”燕西听说，便回身站住了。凤举道：“你到里面不要说碰到我，也不要说我坐车子出去了。”燕西道：“这有什么不能公开的？何必瞒人？”凤举道：“我自然有我的缘故在内，你就不必多问了。”燕西一想道：一定又是这一趟出去，今晚上不回来的，不愿人家跟踪去追寻。自己也就默然不语。凤举去了，燕西走到上房混了一阵，然后才回自己屋子里去，

正向沙发上一躺，要补睡一个中觉。忽见鹏振推门而入，说道：“你昨天晚上又到哪里鬼混去了？找了你半天，也找不着人。”燕西道：“我去看电影去了，回来的时候，我找你也找不着哩。”鹏振笑道：“你有什么不知道的？还不是那个老地方。你回来的时候打个电话，不就找着我了吗？”燕西道：“我又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我找你作什么呢？”鹏振道：“你没有什么是不得的事吗？中秋晚上，你当着大家的面，大吹大擂的，说要给人家捧场，怎么现在就抛到脑后去了？人家痴汉等丫头，可是天天在那里指望着呢。”燕西道：“不就是白莲花的事吗？她登台还有几天呢。”鹏振道：“有几天，总得先预备着呀。你是在高兴头上说了一句，能算不能算，自己也没有准儿，那白莲花可是当着一道圣旨，全盼望着呢。”燕西道：“这倒奇了，三哥比她本人还着急些。”鹏振道：“这不干我的事，我管得着吗？不过白莲花为了这事，天天打电话到老刘那里去麻烦，看那样子是很着急，你总得先安慰她一句才对。不然，人家要急坏了。”燕西道：“既然如此，晚上我们在老刘家里聚会得了。”鹏振道：“你说了可要去。不然，我先告诉了人家，你又不来，我倒对人家撒谎似的。”燕西道：“今天晚上，我哪里也不去，一定到。”鹏振看那样子不假，自走了。

燕西掩上门刚要睡，门又一推。燕西道：“咳！人家正要睡觉，这门就不断地有人开。”抬头一看，却是鹤荪。燕西还没有开口，鹤荪先说道：“老七，昨天晚上你打牌去了吗？怎么这时候要睡觉？”燕西道：“昨天晚上我看电影去了。”鹤荪道：“看电影看得一晚上都不回来吗？”燕西道：“我这怎样没回来？我是十二点多钟来的。”鹤荪道：“你当面撒谎。我昨天晚上，就睡在这里的，我睡到十点才醒。你不但昨晚没回来，今天早上你也没有回来罢？”燕西道：“二哥又和二嫂吵上了，所以又到外面来睡。二嫂不知道这一层缘故，倒要说我从中生是非了。”鹤荪道：“哪个说吵了？上次吵着，一直闹得父亲知道，骂了我一顿，我只好递降表，现在要吵也只好忍耐呀。昨天是你二嫂来了客，把我驱逐出境的。”燕西道：“来了谁？”鹤荪道：“是家里的客，不是外来的客。”燕西道：“哦！是了。听说老大昨天晚上回来，和大嫂

又生气，大概二嫂把大嫂拉过去了。”鹤荪道：“倒不是二嫂拉，是大嫂自己去的，你还不知道呢？有个大问题，还没有闹开，若是一闹开，这戏就有得唱了。”燕西道：“什么大问题？我倒想不起来。”鹤荪道：“难道你一点都没听见吗？老大这一向子不回来，我从前以为他不过住在饭店里，谁知道他倒大吹大擂，现在居然在外面赁房子住了。”燕西道：“也不算意外，外面大家早就传说他给晚香赎身，赎身之后，家里固然是不能来，老住在饭店里又不是个办法，你想他不赁房子，将应该怎样办？”鹤荪道：“你倒说得好，就让大嫂不说话，你想父亲知道了，岂能轻易放过？玩是不要紧的，居然把人弄回来，而且还另住，这未免找麻烦。”燕西道：“他事已做了，只好大家瞒到底，难道叫把人退回去不成？”鹤荪道：“退回去固然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事，知道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要瞒到底万万不能够。有一天，这事突然说破了，我看老大有些不得下台。”燕西笑道：“他比我们法子多，不要替他发愁，他有法子办这事，他自然有胆量担当下来，我们只要和他守秘密，不说出来就是了。”鹤荪道：“这事关系极大，我们当然不能乱说，可是你一高兴起来，就不顾利害，什么也说得出来的，正是你自己小心一点罢。”燕西道：“你就为这事来告诉我的吗？”鹤荪道：“那倒不是，我昨天在这儿睡觉，丢下了一个日记本子在你这枕头底下，你看见没有？”说时，将枕头一掀，只见一个日记本子，一个手巾包，又是一张软套的相片，只在这一掀之间，就是一阵香气。燕西拿起来看时，鹤荪早已抢了过去，向身上一揣。燕西道：“这要抢什么？我看见了也不会对哪个说的。”鹤荪道：“我并不是不让你看，但是……”说到这里，自己就笑起来了。燕西道：“你不是也说不出理由吗？何妨给我看看呢。”鹤荪笑道：“这不是我自己得来的，是我抢得一个朋友的。这相片好是实在好极了。”说时，将相片递给燕西。燕西看时，是赤着上身，光着两腿的一个女子。她身上只围了一个小抹胸，乳峰兀自隐隐突起，除了这抹胸，挡住小小一块肌肤而外，其余完全是露在外面了。下身只穿一条兜肚裤子，只比大腿缝长出一点点。她人是侧睡在一张软榻上，两只白腿，高高的架起，两只手挽到脖子后面，捧了自

己的头。燕西笑道：“这不算什么，不过是一张模特儿而已。”鹤荪道：“若是一张模特儿，那就不值什么，比这更公开的，整打的也买得着，何必这样看得重？这是人家小姐自己拍的一张小照呢。你看看那相片后面，写着什么？”燕西在软套中抽出相片来，看那反面，用钢笔写的“浴后”两个大字。又有“鹤荪先生惠存，倩云摄赠”两行小字。燕西道：“倩云是谁？我没听说交际场中有倩云小姐。”鹤荪道：“这个名字自然是随便写的，在这种相片子上，她还能用真名字吗？”燕西道：“那也真叫掩耳盗铃。既然像都照在上边，认得她脸子的朋友，自然认识她，写个假名字，就掩饰得了吗？”鹤荪笑道：“这是各人的意见不同，掩饰不掩饰，我就不知道。你和密斯邱很好，她就是密斯邱的好友。你问问密斯邱，有这个人没有？”燕西笑道：“我管得着这事吗？何必去问。”鹤荪笑道：“你不去问，也就算了。你若去问，包可以问得出许多趣事出来。”燕西道：“那还有两样东西呢？能给我看看吗？”

鹤荪又正要交给他看，只听梅丽在外面说道：“你们看见二爷没有？”鹤荪赶快将东西向身上一揣，便推了门出来，问是什么事？梅丽用手指点着鹤荪道：“你又找麻烦。二嫂说她的支票簿子，少了一页，猜着一定是你学她的笔迹，盖了她的章图，支款用了。但不知你支了多少？”鹤荪笑道：“这家伙真是厉害！怎么她支票簿子的页数，都常常算的？”梅丽道：“谁像你这样，花钱不用手数呢，你借支了多少？赶快还她罢。她要打电话到银行里去查账呢。一查出来是你支了，这多么寒碜。”鹤荪笑道：“可不少，是一千二百块钱。”梅丽伸了舌头道：“你怎么下这样的毒手？支一二百也罢了，你倒支出一千开外去！”鹤荪道：“也是我气不过。前一向子，我向她通融几块钱零花，一星期就还，她老是不肯。有一天她去了，钥匙忘了带去。在小坎肩袋里，我就打开箱子，拿了支票簿，兼上图章，大大地偷她一笔。料她做梦也想不到的。等到银行结账来了，我给她糊弄过去，两三个月之后，她又坐了月子，这事一定安稳渡过，我白用她一千二百块钱。不料她支票簿的页数，都记着的。这钱我还留着一半没花光呢，退还她就是了。”梅丽道：“你倒说得轻松，退还一半就是了。你去看去，

二嫂现在气得什么样儿。”鹤荪笑道：“我不要见她了。你替我传一个信去，就说钱是我拿了，后天就奉还，可是一层，你别说我拿了许多。”梅丽笑着去了。鹤荪也不敢进去，溜出门看戏去了。

燕西睡了一场午觉，醒来之后，又在后面浴室里洗了一个澡，再走回房去，太阳还照在东边墙上，也不过四点多钟。一个人坐着很无聊，拿了一本小说看，看不到三页，觉得没有意思。时候还早，还是出去走走罢，于是换了衣服走将出来。刚到月亮门下，只见侍候翠姨的那个苏州胡妈，靠了门，和金荣在那里说笑。金荣道：“你现在在北京的话是进步了，你不记得德禄哥说，要喝你的冬瓜汤，你都答应了么？”胡妈笑骂道：“你们没有一个好人，老占别人的便宜。我要告诉七爷，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燕西听到这里，便向后退一步，将身子一闪，闪到葡萄架后面，听他向下说些什么。金荣道：“别人不能占你的便宜，那倒罢了。我们的交情不错，为什么我也不能占你的便宜？再说，我吃不了兜着走，我们就要分离了，你忍心么？”胡妈吓了一声道：“你别瞎嚼蛆，信口胡说。人家听见了，什么意思？你们这样胡说，以后我不和你们讲话了。”金荣道：“咱们一块儿同事，说句交情不错，那也不要紧，这样一句谈话，也值得发急么？”胡妈道：“你一张嘴，实在会说，算我说不过你就是了。”金荣道：“我屋子里还有一件汗衫，劳你驾，带着给我洗一洗，成不成？”胡妈道：“我不和你洗，洗了你又对他们说，倒闹得难为情。”金荣道：“我哪里那样不知好歹，你给我做事，我一个字也没有提过呢。”燕西在葡萄架后听见，倒是有趣。觉得爱情这样东西，不分哪层阶级，都是需要，也都是自己能发挥的。金荣这小子向来就调皮。胡妈又是苏州人，生长在莫愁乡里，这一对男女到了一处，当然有些意思。金家本来相当的解放，燕西对于男女爱情这件事，更是不愿过问的。所以金荣和胡妈在那里说情话，他不但不管，反怕把人家的话打断，扫人家的兴趣。因此，藏在葡萄架后面，总不作声。不料这个时候，梅丽又从后面出来。老远地叫道：“七哥！七哥！你藏在葡萄架后面作什么？又想吓谁吗？”胡妈听了这话，向后一退，一回头看到葡萄架后面，果有一个人影子。

臊得低了头，一句声也不做，就由旁边墙根子下走了。燕西实在不想做这无情的事，故意戳破人家的纸灯笼。现在胡妈躲开，倒好像自己有意给人开玩笑似的，也是老大过意不去。梅丽一直追上前来。问道：“你为什么躲着呢？”燕西道：“我哪里是躲着，我寻寻这葡萄架藤上，还有葡萄没有？仔细一看，他们摘去了。”梅丽道：“中秋前摘干净了。有还留到现在吗？可是六姐院里还有几串，据说是秀珠姐姐留下定钱的，要养到九月半后，再摘。”燕西道：“那不见得是真话，恐怕是六姐冤你的呢。”谈着话，走出了葡萄架，过了月亮门，见金荣捧了一盘粟米，在走廊栏杆的柱子上，给鹦哥上食料。他见燕西就像没有知道一般，只管偏了头做事。燕西道：“这个时候，不迟不早，喂什么食料？车子都开出去了，你去给我雇一辆车罢。”金荣放下盘子，便笑着问：“雇到哪里？”这一问倒问出问题来了，连燕西自己也没有决定是上哪里去好。站定了，将脚尖子在地上点着，半晌不言语。金荣笑道：“你自己没有决定上哪儿，叫我雇车上哪儿呢？”燕西道：“忙什么？等我想。”于是背着手昂着头出了一会儿神，笑道：“你看上哪儿去好？”金荣道：“上落花胡同罢？”燕西道：“我上午在那儿回来的。”金荣道：“上白家去，好吗？”燕西道：“也不好，我不要找谁。”金荣道：“都不好，我想还是上公园去溜踏一趟，回头在公园里遇到哪个朋友就和哪个朋友去玩儿，就更显得有趣。”燕西道：“若是遇不着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金荣笑道：“不会没有朋友的，除非是没有女朋友，男朋友还会少吗？”燕西笑道：“你这东西，又给我开玩笑。就雇车上公园罢。”金荣不多说，笑着雇车去了。燕西也不等他，就跟出来了。

他们这大门口，本来时常停有许多漂亮的人力车，专门做金家人出门的生意。并不说车钱，告诉地名，坐上去就走。到了那里，高兴给多少就是多少。有时身上没带着零钱，车夫也不就要，回头再到公馆号房里来取。燕西坐上车去，车夫就拉着飞跑。到了公园门口，燕西知道乌二小姐照例是爱到咖啡馆里闲坐的。既然来了，不愿单独的一个人在这里溜踏，且去先找她谈一谈话，因此，一直向咖啡馆来。

到了那里，果然见乌二小姐和一位穿西装的女子，相对坐在一张桌上喝茶。乌二小姐一见燕西，早站了起来，用手对他连招了几招。笑道：“七爷今天哪有这种闲工夫到公园里来走走？”燕西笑道：“特意来拜访二小姐来了，你看我袖内的阴阳八卦准是不准？”说这话时，看那个西装女子，穿一件米色的单绸衣，露出大半身人体美。虽然是清秀的脸儿，却并不瘠瘦，由脸上经过脖子，敷上一层薄粉，正是堆酥凝雪。脸上也不知是透出来的羞色，也不知道是抹了胭脂，眼圈儿下，正有两个小红晕儿。她见人一笑，露出一带整齐细白的牙齿。乌二小姐早给她介绍了，原来是曾美云小姐。她毫不踌躇地和燕西握了一握手。乌二小姐让燕西和她相依坐着，笑道：“你二位不必我介绍，也应当认识认识。”曾美云听了这话，耸着肩膀，微微一笑。燕西却不懂这一层缘故，问道：“二小姐这话，一定有缘故的，请你告诉我这个理由。”乌二小姐望了曾美云一眼，然后笑道：“她和你们二爷，感情非常之好。”燕西心想，怪呀！他那样阿弥陀佛的人，会结交如此美丽的一位女友，结交之后，还能够守住秘密，一点也不让人知道。便道：“常听见家兄说的，曾小姐非常好。今日一见，果然话不虚传了。”乌二小姐笑道：“这又不是台上，怎样七爷唱起戏来了？”燕西道：“我正说的是真话，像曾小姐这样的人，能够背后所说胜似当面的人吗？”曾美云笑道：“七爷真会说话，比令兄好得多了。”乌二小姐道：“他们二爷，是个老实人。”曾美云一撇嘴道：“这话别让老实人听见了。前些时，他和李老五常常在一处鬼混，闹了不少的笑话。今天七爷是初次见面，我不便说，过两天，我再告诉你罢。”燕西道：“李老五是谁？我也不曾听说过。”乌二小姐笑道：“七爷许久不和一班跳舞的朋友来往，连鼎鼎大名的李五小姐都不知道，真可怪了。”燕西道：“她是小圆脸儿，肌肉很丰的一个人吗？”乌二小姐道：“对了，难道你认得她？”燕西道：“并不是我认得她，恰好今天二家兄拿了一张美女的相片给我看，他很得意，我想，必是跳舞场上的朋友。现在你二位一说，我联想到她，就猜上一猜，不料果然不错。”曾美云笑道：“既然七爷连片子都看到了，你可以告诉密斯乌。”说着，将手上的手绢，捂着

嘴嫣然一笑。乌二小姐道：“什么相片？你们说得这样藏头露尾的。”燕西道：“也并不怎样奇怪，不过是一张表现人体美的相片子罢了。”曾美云道：“有多大一张？”燕西道：“是六寸的。”曾美云摇头微笑道：“不对不对！她另外一打三寸的小照片，全是你们二爷自己摄的美术相片。你要看到那个，才是有趣的呢。”乌二小姐笑道：“不用提了，这个内容，我一猜就明白。李老五人是漂亮，也就解放得厉害。我们都说是文明分子，比起人家来，恐怕还差得远哩。”燕西道：“文明不文明，似乎也不在这个上面去讲究。”谈到这里，茶房已经给燕西送了一杯咖啡来。燕西见曾美云先伸手有要接的样子，后又缩了转去，于是接了茶房的咖啡杯。双手托了杯下的碟子，送到她面前。曾美云道：“七爷要的，怎样送到我这里来？”燕西道：“我就是给密斯曾要的。因为我看见你面前那杯咖啡已经喝完了，所以给你再要一杯。”曾美云道：“你自己呢？”燕西道：“我要的蔻蔻。”于是对茶房望了一眼道：“我先说的你没有听见吗？”茶房会意，笑着去了。曾美云心里也明白，燕西是怕自己接不着咖啡，有些难为情，所以把这杯咖啡让了过来。心想，这个人对于女子的面子，真是肯敷衍，只得笑着接了过来。谈着话，就比先见面的时候熟了许多似的。坐了一小时之久，曾美云因问道：“怎样是一个人出来？还有少奶奶呢？”乌二小姐眼皮一撩，对着曾小姐笑道：“人家还没结婚呢。”曾美云道：“是哪一家小姐？现时在北京吗？”乌二小姐笑道：“是哪一家的小姐……”这话说时，眼光可就望着燕西微笑。燕西笑道：“你要说只管说，没有什么可守秘密的。”乌二小姐将手一指道：“说的人来了，你瞧。”燕西看时，却是白秀珠和她嫂嫂二人携着手并肩走来。她们走过走廊，就直向这边栏杆外来，乌二小姐就站起来连喊白小姐。秀珠见了乌二小姐，点了点头，只脸上带了一点笑容，并没有说别的话。曾美云因为乌二小姐未曾介绍，当然不能招呼。燕西坐着没动，却也只对秀珠姑嫂笑了一笑。这个时间很短，只一会儿工夫，就过去了。

但是秀珠一个人，又不住地回转头来望，脸上似乎带有一种冷笑的态度。燕西看见，心里倒未免添上一种不快。因此，和乌曾二人数

衍了几句，说道：“我忘了有一句话要和秀珠说，请你二位坐一会儿，我就来。”乌二小姐道：“你有公事就请便罢，我们不敢强留。”燕西明知话中有刺，倒也不去理会，带着笑容，点头而别。顺着路追到秀珠身后来。白太太一回头，便笑道：“七爷来了。”秀珠听了，头也不回，像没有听见一样，依然向前走。燕西跟上来，并排而走。便问道：“今天怎样有工夫来？”秀珠转着眼珠看一眼，什么话也不说。燕西笑道：“同在桌子上那位，你认识吗？那是曾美云小姐。”秀珠冷笑道：“我哪里配认识人家？人家人又漂亮，架子又大。我们呢，只好看人家的颜色罢了。”燕西笑道：“你这话，又是说我呢。我也是由乌二小姐介绍，刚才认识的。”秀珠道：“这话可说得奇怪。你老早认得她的也好，刚才认识她的也好，与我什么相干？我又没问你，你说上这些作什么？”在从前，燕西碰了这个大钉子，一定是忍受的。但是从那一回在白家提刀动剑闹了一回之后，对秀珠就不肯让步。现在因为是在公园里散步，只脸色板着，还没有说什么。白太太一看这样，怕他两人就会在公园里闹起来，便从中凑趣道：“七爷，我们好久没有要你请客了，今天晚上应该请我们听戏去罢？”燕西勉强笑道：“白太太总也不让我请客。今天初次要我请客，我一定要答应的。”白太太道：“倒不是那样说，我们听戏一点也不懂。若是和七爷在一处，可以请七爷讲给我们听，那就便利得多了。”燕西道：“我没有留心，今天晚上哪一家戏好。白太太愿意听哪一家呢？”白太太道：“我全是外行，你问哪一家，我实在是说不上。我们舍妹，她倒可以算得是个半吊子，你就问她罢。”秀珠也知道嫂嫂的意思，是借这个机会给他二人来调和，便不作声，让燕西开口来问。燕西却不问秀珠，自道：“白太太既然可以随便，等我回家去了，让听差打电话去包厢。包得了厢，我再打电话到府上来。白太太看这种办法妥当不妥当？”白太太因问秀珠道：“大妹，你说哪一家好？”秀珠见燕西不理她，更是有气，将身一扭，说道：“谁要看戏？嫂嫂要看戏，只管去看戏，问我作什么？我们又没有订什么合同，非在一处逛不可。你要上戏馆子，我要逛公园，各干各的，谁也不要睬谁。”燕西冷笑道：“白小姐这话对极了。各干各的，

谁也不要睬谁。”秀珠道：“七爷，你别多心，我是和我家嫂说话呢。可不是说你的女朋友，也不是说你。”白太太道：“哎呀！你一对小孩子，哪有这样欢喜闹别扭？”秀珠道：“并不是闹别扭，我说的话都是实话。我以为我们太有些不客气，哪里有强迫人家请客的道理！”燕西跟着她们一旁走路，却是默然，白太太越给他们拉拢，他们越借着小事情斗嘴。白太太在这里很不得趣，也不便老向下说。在柏树林里走了一个圈儿，白太太就要找茶座喝茶。秀珠道：“不喝茶了，回去罢。还有个朋友约着下午六点，到家里去会我呢。”白太太道：“是哪个人要会你？”秀珠道：“你怎样不知道？就是头回到我们家里去的那个人。他穿了一身哔叽西装，你不是说又年轻又漂亮吗？”白太太一时倒愣住了，想了一想道：“是哪一个穿西装的？”燕西听说，将脚偏到一边去，只是暗笑。白太太一见，心里恍然大悟，是她故意来气燕西的。笑道：“你是信口开河，哪里有这样一个人？七爷已经答应请我们听戏，我们不要辜负人家的好意。”秀珠正色道：“不是说笑，我正有一个朋友要去会我。”说毕，将脚提快两步，就一个人先走向前去了。燕西只当没有知道这件事似的，便对白太太道：“反正我们看晚戏，不用忙，九点钟去，那正赶得上好戏。白太太若是有事，只管回府去，我回头再打电话来奉请。”白太太道：“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不愿意听戏了，过两天再说罢。”赶上前一步和秀珠一路去了。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

燕西见秀珠生气去了，心里也有些气，只管让她二人走去，却未曾加以挽留。背转身仍到来今雨轩，和曾乌二小姐谈话。曾美云自燕西去后，就问乌二小姐道：“这白小姐就是七爷的未婚妻吗？”乌二小姐笑道：“也算是也算不是。”曾美云道：“这话我很不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弄成一个两边倒呢？”乌二小姐道：“你有所不知，这白二小姐是他们三少奶奶的表亲，常在金家来往，和七爷早就很好，虽没有正式订婚，她要嫁七爷，那是公开的秘密了。七爷今年新认识一位冷小姐，感情好到了极点，慢慢地就和白小姐疏淡下来了。而且这位白小姐又好胜不过，常常为一点极小的事，让这位燕西先生难堪。所以他就更冷淡，一味地和冷小姐成一对儿了。不过这件事，他们家里不很公开，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位白小姐更是睡在鼓里，不曾听得一点消息。所以她心里还是以金家少奶奶自居，对这未婚夫拿乔。其实，七爷的心事，是巴不得她如此。只要她老是这样，把感情坏得不可收拾，自然口头婚约破裂，他就可以娶这位冷小姐了。这位冷小姐，我倒是遇过好几次，人是斯文极了。我也曾和她说过好几次，要到她家里拜会她，总又为着瞎混，把这事忘了。”曾美云笑道：“我看这样子，你和七爷的感情，也不错啊。”乌二小姐脸一红，笑道：“我不够资格，不过在朋友里面，我们很随便罢了。”曾美云笑道：“很随便这句话，大可研究，你们随便到什么程度呢？”乌二小姐道：“我虽不怎

样顽固，极胡闹的事情也做不出来。随便的程度，也不过是一处玩，一处跳舞。我想人生一世，草生一春，多久的光阴，转眼就过去了。这花花世界，趁着我们青春年少，不去痛快玩一玩。一到年老了，要玩也就赶不上帮了。”

正说到这里，燕西却从外来了。曾美云笑道：“白小姐呢？怎么七爷一个人回来了？”燕西道：“我并不是去找她，和白太太有几句话说。”乌二小姐笑道：“你和谁说话，都没有关系。言论自由，我们管得着吗？”燕西笑道：“密斯乌说话，总是这样深刻，我是随便说话，并不含有什么作用的。”乌二小姐笑道：“你这话更有趣味了。你是随便说话，我不是随便说话吗？”曾美云道：“得了得了，不要谈了。这样的事，最好是彼此心照。不必多谈，完全说了出来，反觉没有趣味了。”燕西笑道：“是了。这种事只要彼此心照就是了，用不着深谈的。”说时，对曾美云望了一眼。曾美云以为他有心对她讥讽，把脸臊红了。乌二小姐笑道：“你瞧瞧，七爷说他说话是很随便的。像这样的话轻描淡写，说得人怪不好意思，这也不算深刻吗？”燕西连摇头道：“不说了，不说了，我请二位吃饭。”那站在一旁的西崽，格外的机灵，听了这话，不声不响，就把那个纸叠的菜牌子，轻轻悄悄地递到燕西手上。燕西接着菜牌子，对曾乌二人说道：“二位看看，就是我不请客，他也主张我请客呢。”说着，又对西崽笑道：“你这是成心给我捣乱。我是随便说一句话，做一个人情。你瞧，你也不得我的同意，就把菜牌子拿来。这会子，我不请不成了。我话先说明，我身上今天没带钱，回头吃完了，可得给我写上账。你去问柜上，办得到办不到？”茶房不好意思说什么，只在一旁微笑着。燕西笑道：“看这样子，大概是不能记账，你就先来罢，吃了再说。”茶房去了。曾美云笑道：“金七爷人真随便，和茶房也谈得起来。”燕西道：“还是曾小姐不留心说了一句良心话，我究竟很随便不是？”乌二小姐道：“密斯曾，我是帮你的忙，你怎样倒随着生朋友骂起我来了？”曾美云笑道：“我只顾眼前的事，就把先前的话忘了，这真是对不住。我这里正式地给你道歉。你看好不好？”乌二小姐笑道：“那我就不敢当。”燕西道：